

串起我的心

香港
岑凯伦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串起我的心

香港·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前

串起我的心

Chuanqi Wodexin

香港·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福州第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字数:140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

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

责任编辑 杨爱群

封面设计 笑 尘

ISBN7—5313—1130—5/I·1011

腹膜本

定价:5.20 元

《串起我的心》

内容简介

美丽纯真的少女农欣，迷恋上了电台节目主持杜潜，为了追求杜潜，她奋争，挤身入影视圈，在杜潜的帮助下，她终于当上了一名播音员，而且获得能与杜潜一起主持节目的机会，每当杜潜对她事业上的帮助，农欣都觉得是一种爱，直到杜潜女朋友的出现，才使她从幸福的峰巅跌入痛苦的深渊，这时的杜潜处处都以“哥哥”身份出现在农欣的周围，农欣为了事业忍受了精神上一次次揪心的打击，经历了感情上柔肠寸断的撕裂，是羡慕，还是妒嫉，农欣正处于爱又不能的痛苦煎熬之中……

电台播音员敖翔，英俊潇洒，自从他初次见到农欣时，他放弃了曾经众多的追求者，被她的温柔与美貌打动了心，发誓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农欣，到底他们之间的爱是否能串在一起呢？《串起我的心》会给广大读者一个意外的结局。

农欣伸手关上床头的收音机，这才长长透一口气，安安静静的闭上眼睛。

已经十一点半了，但她仍睡不着，耳朵、脑子里、心里都是杜潜和杜潜的声音。刚听完杜潜的节目，他那带着风霜的成熟声音令她不知不觉在自己的幻想中越沉越深，如今——已难以自拔了！

农欣，十八岁，高中刚毕业，父母要她升大学，她考了，却没有把握，因为她自己并不想再念下去，念书——实在不该是女孩子的全部！

她是个清清秀秀、单单纯纯的女孩子，从外表看来，她斯文、有教养，是父母的好女儿，弟妹的好姐姐，而且从小生长在书卷气息浓厚的家庭里，她的气质有说不出的清纯。只是——没有人能了解她的内涵，即使是在小学任校长的父亲和当中学教师的母亲也不能。

她的内心是充满叛逆的。

她真的不想再念书，只希望在青春年华时能去闯世界，去经历人生，她真的这么想，念那么多书有什么好？像父母一样的书呆子，循着一定的阵道走完人生道路？她要改变，要突破，她要——总之要走另一条全新的，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道路！

杜潜——啊！她又想到杜潜了。能像杜潜一样的生活着，一定是件很开心的事，一定是件好完美的——杜潜，杜潜该是她的偶像吧？

她不敢把偶像两字挂在嘴上，人们心目中的她是含蓄的女孩，她只能把一切放在心中，她不能也不愿破坏了人们——包括父母，弟妹对她的良好印象！

不过——她这样算不算是为别人而活？是不是很累，很辛苦的一件事呢？她还年轻，年轻得根本分辨不出。

转一个身，她又想着杜潜的事。

她在报上看过杜潜的照片，也看过他写的专栏文章，像他的声音一样，他并不很年轻，起码有三十五岁吧？然而，这样年纪不正是男人光芒四射的黄金年华吗？他不是美男子，但那种带着风霜的成熟感，那种说不出的沧桑感却令他更像醇酒，温柔而芬芳——不，男人不该说是芬芳，他该是温柔而——敦厚，是，敦厚！

但传说中的杜潜却是另一个人！

他风流不羁，没有一个女孩子能真正绑住他。他有一点点嬉皮，有一点点流浪的吉普赛因子，有一点点他的年龄不该再有的叛逆，把所有的流言加在一起，他变成大部份人们口中的怪人，他的行径也变得更传奇了！

是他与众不同的怪？是他的传奇吸引了农欣吗？不，她肯定的知道不是，她有个感觉，清清楚楚的感觉，她——能了解他吗？

她能了解？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这念头很荒诞，十八岁的她怎能了解一个年轻比她大一倍而又陌生的男人呢？但有时候，她又真的觉得自己能了解他，了解他在风光，名气，众人包围后的寂寞！

他是寂寞的，一定是这样！要不然三十五岁的男人决不可能像经历了许多风霜、沧桑似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寂寞的！

如果她能够认识他——啊！如果她能认识他，她一定能为他解寂寞，真的，她能——

想到这儿，她脸红了，她怎能认识他？又怎能为他解寂寞？她实在太爱幻想，又想得太荒谬了。

睡吧！虽然是暑假，她也不能在早上睡懒觉——这是她严格的家教所不允许的，父母要求他们要有规律的生活，像她这样在深夜听收音机，听杜潜的节目，也只有在暑假才行，且是偷偷的！

她不知道，是否父母管教太严会令子女阳奉阴违？

什么时候开始听杜潜的节目呢？记得很清楚，是国二那年的暑假，她过十四岁生日，父亲送她一架电晶体收音机，于是，杜潜就

出现在她的生活中——或说生命中，陪伴她成长。

最初她并不习惯，接受杜潜做节目的方式，他显得很热诚，却又有些儿玩世不恭似的，他很幽默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也有些儿浮躁，有些儿油滑，那时候她便觉得奇怪，三十多岁的大男人怎么还这么矛盾呢？这是他性格上的矛盾。但日子久了，这矛盾却变成了他的特色，他的风格，她不但接受，而且暗暗倾慕！

许多女孩子都有爱慕的偶像，像明星、演员什么的，农欣认为她不同，她并不幼稚、肤浅的崇拜偶像，她觉得——许多事情上她和杜潜能起共鸣，思想上也能沟通——她若能认识她的话。所以她是不同的！

当然她也不会把这件事讲出来，同学们非但不了解，反而会当她和她们一样，这会使她受不了，真的！

哎——别想这些事了，睡吧！刚翻身，房门响了，比她小一岁的妹妹进来。

“还没睡？和杜潜说晚安？”妹妹农盈说。

“你也没睡！”农欣白她一眼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怎么知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？”农盈是顽皮的，活泼的，和她的斯文、内向不同。

“做姐妹十七年，还不知道你？”农欣笑，“想求我什么？快说！”

“明天晚上咪咪生日，约我们一伙儿去 DISCO 玩，如果你不陪我去，妈妈一定不答应！”农盈灵活的大眼睛直转着。

“去 DISCO?!”农欣拼命摇头。“你开玩笑!”

“咪咪的男友龙艾迪会开车接送，”农盈不理睬她的反应。“我们住得这么远，他们已经够朋友了，最多我叫你一声姐姐，你陪我去!”

“你敢跟妈妈讲要去 DISCO?”

“为什么不？只要我们玩得正派，去那儿都一样！”农盈比划一个新潮舞的姿势。

“反正有人接送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去？”农欣说。

“好姐姐，帮帮忙吧！”农盈挤挤眼睛。“我又没有男朋友，没有

人请我跳时，我还有你陪嘛！”

“你这小鬼！”农欣摇头。“我去是可以，但先说好，几点钟回来？”

“放心，我已和小弟说好了，他替你录杜潜的节目，再晚回来也可以听到！”农盈说。

“你已安排了天罗地网，我不答应是不行了，对吗？”农欣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看在以前我帮你录了那么多次杜潜节目的份上，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啦！”农盈说

“好吧！”她点点头。

她不爱去钻 DISCO，那儿太吵太闹了，还有那种狂扭狂跳的舞她也不欣赏，不过偶尔去一次，倒也无伤大雅，她又不是老玩固！

“农欣，上次我去 DISCO 时曾碰到几个电视台的演员，还碰到过俞珍和一些播音员，看他们本人很得意！”农盈说：“他们玩得很疯的！”

“碰到他们有什么稀奇”还不是普通人！”农欣说。

“我没说特别啊！只是有他们在，气氛特别热闹些！”农盈不以为然。“他们知名度很高！”

“知名度！”农欣倒在床上。“快去睡觉！”

“聊聊天，姐，我睡不着！”农盈稚气，真纯的笑。“一想到明天要去 DISCO，我就睡不着！”

“真的值得你那么兴奋？”

“爸妈管得我们太紧了，又住得远，偶尔去一次市区都是大事，何况去 DISCO！”农盈不满的。

“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坏，管得紧、管得严有什么不好？”农欣说。

“太严就不好，我十七，你十八，至少得有点自己的生活！”农盈感叹，“我们连男朋友都没有！”

“这么早交男朋友，你不怕影响功课？”她反问。

“爸妈在教育界服务，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得考状元！”农盈叹一口气。“以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我们前途的方向，我觉得很不公

平！”

“什么人教你说这些话？”农欣意外的，妹妹才十七岁，竟会讲出这些话来。

“有什么人教呢？全是自己想的！”农盈摇头。“我十七岁了，你别当我还是小孩子！”

“当然你是小孩子！”农欣说。

“我有几个同学啊，男朋友都换了十几个，还小孩子呢！”农盈不服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和其他的人比一比呢？比如我们教会里的怡纯、怡乐她们！”农欣说。

“梁怡纯？梁怡乐？”农盈叫起来。“要我像她们一样目不斜视，当男孩子是洪水猛兽？”

“夸大，人家是这样的吗？”农欣笑。“怡纯，怡乐既正派又保守，我很喜欢她们！”

“你喜欢是你的事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迫！”农盈说道：“我要享受青春，我要往上爬，我要名成利就，就象电视台那个妙论最多的小姐！”

“你要小心，女孩子不能玩火！”农欣正色地说。

“怎么叫玩火？这是什么时代了？”农盈说。

“我不管什么时代的，我觉得人性中美好的本质是不该改变，也不能淹没的！”农欣说。

“理想呢？”农盈有她自己的一套。“我问你，柏拉图式精神上的爱能满足你吗？”

“没有想过！”农欣呆怔了一下。“不过——我想我能！”

“姐！你别活在幻想中了！”农盈大摇其头。“抓在手掌心的比想像中的美好得多！”

“没有经历过，你怎么比较？”农欣反问。

“可以想像！”农盈认真起来。“我喜欢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我不接受虚幻！”

“现实主义者！”农欣说。

“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如此，姐，我怀疑你将来怎么适应这个社会？”

“一定能！我绝对不相信你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现实主义，你夸大了！”农欣固执的。

“好！我们把话说在前面，两年后，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证明！”农盈说：“姐，你不想读大学了？”

“或许考不上呢？”农欣吸一口气。

“如果你想考取，你一定有办法考取，”农盈了解的，她是个现实的女孩。“你根本不想念！”

“是！我认为既然志不在此，不如趁早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！”

“你喜欢什么工作？”农盈感兴趣的。

“总不会是朝九晚五的办公工作！”农欣考虑着说：“我现在还不能肯定！”

“教书？”农盈问。“你看来像个老师！”

“没有那么清高！”农欣笑。

“作家？”农盈试探着。“你的文章一向是全校最好的，你可以写作！”

“你别想像得那么容易，在学校作文好就可以当作家？”农欣还是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不？你有那种气质！”农盈天真的。

“气质！”农欣大笑。“作家还会有形象吗？你才说过，都什么时代了？有个作家还颇像摔角选手呢！”

“你骗人，不可能的！”农盈笑得前仰后俯。“那有作家像摔角选手？你太夸大了！”

“不信就算了。我根本从没打算要写作！”农欣说。

“那——你总不能做女警吧？”农盈没好气的。

“说不定哦！”农欣笑，“巾帼英雄呢！”

“越说越离谱，不跟你谈了，”农盈跳下床。“答应我，明晚的事可不许黄牛哦！”

“我是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

“只比我大一岁！”农盈咕嘟着。“姐，你若能突然变成个名人，那我也好威风一下！”

“我若出名也是我的事，你有什么好威风的？”农欣笑。

“做星妹啊！”农盈拍拍胸口。“好多星妹都出来独当一面了，我也想试试！”

“好像我已经是成名人物似的！”农欣倒回床上。“快点睡，少作白日梦！”

“谁说今日的梦不是明日的事实呢？”农盈轻轻关上门。

今日的梦境会是明日的事实吗？会吗？

即使在 DISCO 里面，农欣还是显得与众不同。

八点钟，咪咪和艾迪就把她们姐妹从家里接了出来，农盈显得很兴奋，一路上吱吱喳喳个不停，又穿了套不知那儿借来的油脂装，农欣觉得她完全变了，变得好陌生。

农欣永远是那个样子，清清雅雅，脸上没有化妆，也没有涂唇膏，仅穿一件很青春的格子衬衫，一条苹果绿裙子，斯斯文文的坐在一边，有一份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味道，还有一份七彩灯光也改变不了的淡然。

她只是坐在那儿，已经拒绝过两个男孩子的邀舞，不是不会跳，而是不想跳，她觉得农盈那样指手划脚地实在没什么美感，她不希望自己也跳出那种舞姿。

当然，不跳舞的女孩是寂寞的，她也不例外——只能伴着面前那杯果汁。好在她原就不是来跳舞的，而且很沉得住气，所以仍能保持一份欣赏的心情。

换唱片的时候，农盈和一个男孩子回来了，她气喘吁吁的全身都是汗，却是一副很快乐的样子。

“农欣你知道 BEN 是做什么的？”农盈神秘的凑近姐姐的耳畔。“电台播音员！”

“哦——”农欣感到意外的看一眼农盈身边的男孩子，很普通的一个人，就像许多学校里的男孩子一样！

“想不想去电台参观？”那个叫阿 BEN 的男孩子微笑，有一份自得的样子，“我可以带你们去！”

“不，谢谢！”农欣不喜欢他的态度，谁要他带路？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，何况，她从未听过有这么一个播音员叫阿 BEN 的。“父母不许我们乱跑！”

阿 BEN 也不以为意，只要有人欣赏他就够了，过了一阵，他又带着农盈去跳舞去了。

看着他们到舞池去，农欣开始有点耽心，妹妹似乎太容易相信人，又崇拜别人的名气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她一定得提醒她，以后也不许她再跟着这阿 BEN 一起玩，这男孩——看起来似乎不太靠得住。

这回，农盈跳了半个钟头还没回来，这丫头玩疯了，到了时间她不回去准捱妈妈骂——抬起头，她觉得眼前一亮，哎——那不是杜潜！？是吗？杜潜？他正坐在她的邻桌，和他的朋友们又笑又闹，只是音乐太吵，她完全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！

哎！她居然看见杜潜本人了，她居然坐在他旁边的桌子上，他——良心话，杜潜本人比照片还漂亮些，也生动、活泼得多，全身充满了活力。围在他四周的都是年轻人，男男女女的没有一个超过二十五岁，然而，他的光芒却盖过他们任何一个。

他的光芒是成熟、敦厚、充满活力而亲切的，加上他笑容的总和，他是那种无论在多少人之中必会被人一眼望到的人，即使在这又吵又闹的环境里，他依然是最引人注目的，他是杜潜！

他是杜潜！他是杜潜！

农欣兴奋得双手微微颤抖，她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样的地方碰见杜潜，她不知道杜潜也跳舞的——不，杜潜一直坐在那儿，他没有跳舞，他——只是来坐坐，陪朋友玩吧？

她——可有机会接近他？认识他？他就坐在她旁边那张桌子啊，这么近——她可有机会？啊！那个阿 BEN 不是在电台做播音员吗？他应该认识杜潜的，他——可恶的他正和农盈跳得忘形，根本没有回来的意思，她——哎！急得手心都冒汗了！

不知道杜潜讲了句什么，他四周的年轻人都笑起来，他不轻意的转头望望，突然间就看见了农欣！

当他的视线停在农欣脸上时，她知道，她连呼吸都紧张得几乎停止了。

他在看她！杜潜在看她啊！

然后，他出乎意料之外的站起来，大步走到她面前，很热情的伸出右手。

“小朋友，欢迎你加入我们那一群！。他对农欣说。那笑容，那神情——农欣几乎晕倒。

“我——”她目瞪口呆的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我是杜潜，你或许不认得我，”他居然自我介绍，他——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“我那班小朋友都是在电台工作的年轻人，你可愿意和他们一起玩？”

“农欣觉得鼻子发酸，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呢？她竟能在这种情形下认识他。

她有点傻，有点怯生生的站起来，有点结巴的说：

“我——我认识你，我一直都在听你的节目，听完才睡觉，我认识你！”结巴之中充满了虔诚。

“很好！”他温暖、宽厚的大手握住她的，把她带到那一群年轻人当中。“把自己介绍给大家吧！”

农欣心中一怯，七、八对眼睛都停在她脸上，她一定红了，幸好在这种灯光下也看不见。

“我——我是农欣！”她说

“农欣！？”有一个眼睛特黑黑，特别亮的男孩子叫起来。“这么古怪的姓？姓农？叫茵？英？音？”

“欣，欣赏的欣！”她再说。广东话总把欣官念成茵的。

“是名字取得好，放在我们圈子里，可能一炮而红！”杜潜点点头。“农欣！”

“这令我想到另外两个字，浓荫，很美吧！”那个眼睛特别黑亮的黑孩子又说。他的声音很热，仿佛是——是——

“你是敖翔!”她小声叫起来。“一定是敖翔!”

她是兴奋的,虽然面孔陌生,可是,听声音却像多年老朋友呢!敖翔,另一个出名的播音员!

“请客,请客,居然有人认出敖翔的声音!”有人七嘴八舌的起哄。“大情人请客!”

“有杜潜在,轮得到我请客吗?”敖翔笑。农欣认出他,他也颇自得,对她的印象加深了一层。

“今夜我不和你争!”杜潜大方的挥挥手,笑着。“农欣认出你,并没有认出我!”

“敖翔万岁!”有人叫。

敖翔对农欣耸耸肩,无可奈何的笑一笑。

“看在我是主人的面上,我能请你跳舞吗?”他说。

“不——这种舞不行,”农欣急了。“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个舞蹈细胞!”

“和杜潜比美!”一个女孩子嚷,她一定也是播音员,声音熟悉得很。“但杜潜敢跳,总跳得全场注目!”

“我脸皮厚!”杜潜不以为意,“不要强迫小朋友,敖翔,你自己去跳吧!”

“敖翔转头凝望农欣一阵,说:

“记住!你欠我一只舞,农欣!”

然后,他带另一个女孩子走进舞池,又有几个人出去跳舞,座位上只剩下杜潜、农欣和另外两个正在谈天的男孩子,他们这桌本来就是男孩子比较多的。

“现在在做什么?念书?”杜潜炯炯的眼中透出一丝温柔,神色很真诚。

“是!刚考完大学,”她说:“不过不想念!”

“哦——有什么打算?”

他问。

“想做事,可是目前还不知道对什么有兴趣,”她想一想。“但决不会去教书!”

“为什么提到教书？”他很好奇。

“我父亲是小学校长，母亲教中学！”她笑了。“我不想再循着他们的轨道走下去！”

“坐办公室？”他再问。

他对每一个陌生的女孩子都这么感兴趣的问长问短？都这么热心？

“不，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！”她摇头。“我外表看来很沉静，其实——我叛逆性很强！”

“哦！”他望着她好半天。“这倒很特别，你不只沉静而且斯文，刚才就是你的那份特殊吸引了我，我不以为在这种地方会见到你这样的女孩——还单独坐在那儿！”

“我陪妹妹来，她同学生日！”她简单的说。

“我明白了！”他点点头，忽然问。“你会不会弹钢琴？或电子琴什么的？”

“会！会弹钢琴，考过第七级了！”她说。

“猜得不错，你像个弹钢琴的女孩！”他笑了。“嗯——很高兴认识你，农欣！”

“我也是，我从十三岁开始收听你的节目，从没间断过，遇到考试或有事时也录下来。”她慢慢的说，像是对他倾诉——我一直是很忠心的！

“忠心？对他？她可没说出来，她很含羞。

他望着她笑，只是笑，什么也不说。

他那模样实在——实在有点风流不羁，但是在他眼底深处却有更多的真诚，可惜藏得太深，不是每一个都能看见，能了解的。

“平日——你喜欢 DISCO？”她问，她声音很小，他必须靠近她才能听见。

“这是职业上的需要！”他笑，露出整齐的牙齿。

“可是，你不跳舞！”她说。

“你跳吗？我们两个全身上下都没有一个舞蹈细胞的人合跳一曲，如何？”他开玩笑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跳！”她吓了一跳。

他望着他一阵，笑着摇头。

“最近有一首歌说，人生毕竟要假疯狂，我想——不必太拘谨吧！”他说。

她呆怔了，又隐隐感觉到他内心一定很寂寞，令她吃惊的是，她竟想到就说出来了。

“我一直在想——欢笑与热闹的背后，你也有寂寞的空虚的时候！”她说。才说出来，脸就红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。

杜潜十分震惊，但他是世故的，老练的。他不想令小女孩难堪，立刻堆起笑容。

“每个人都有寂寞、空虚的时候，不是吗？”他说。

“是——我太幼稚了，幻想太多了！”她不安的垂下头。

“你很好！”他拍拍她的手背。“真的很好！”

农欣望着放在她手上的那只大手，她感动得想哭，真的，就是这种情绪，想哭。

“下次——你会记得我吗？”她吸一口气。

“为什么不？你能了解我的寂寞，”他声音温柔，低沉。“我会记得你！”

“我好开心，真的好开心！”她虔诚的凝视他。

或许是这虔诚，专注，全心全意的眼光吧！有浪子之称的杜潜竟也莫名其妙的被感动了，只不过一个清纯的小女孩——那感动是真实的！

“你可以打电话给我！”他他突然说。

“打电话？”她皱眉。“像平日打电话去电台的人一样？不，我不打，那——不太好！”

他稍微犹豫了一下。

“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，”他写在一个火柴盒上，“你可以随时打去！”

农欣握住火柴盒，像握住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一般。

“打去你家？像——朋友？”她不能置信的。

“你是我的小朋友！”他双掌合拢，把她纤细的小手握在中间。

农欣深深，深深的吸几口气，才能使自己平静，才能使自己相信不是在做梦。她认识了杜潜，在今夜，而且成了杜潜的小朋友！

“噢——姐姐，”农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看见农欣和杜潜，她也是不能置信。“你——不是杜潜？”

杜潜微笑着，放开农欣，点点头。

“再见了！看来，你要带妹妹回家了！”他说。

“再见！”她全心全意的望住他。“我会打电话给你！”

杜潜再笑一笑，农欣便转身离开了。

“姐姐，你怎么会认识杜潜的？刚才我们还看见在跳舞的敖翔！”农盈说。

“阿 BEN 替你介绍了吗？”农欣问。

“人家根本不认识阿 BEN，是他吹牛！”农盈说：“姐姐，眼睛好黑，好亮，是不是？”

想起敖翔说“你欠我一只舞”，农欣下意识的转头，那么巧的，她看见敖翔又黑又亮的眸子停在她身上；她心中一震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“做什么？姐姐，干嘛走得这么快？”农盈追上来。“艾迪和咪咪要开车送我们回去！”

农欣根本没听见她的话，她想着杜潜的笑和敖翔的眼光，她的思维已飘得好远，好远了！

农欣考虑了三天，犹豫了几千回，拿起电话又放下，放下之后又拿起来，尽管心中热切渴望着，她还是对付不了与生俱来的矜持，她终究没有打电话给杜潜。

但这犹豫和矜持，竟把自己弄得坐立不安，食睡不宁的，心中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杜潜？”可不可以呢？她不知道！

平常她做事决不是这么拖泥带水，藏头缩尾的，唯独对杜潜，她完全控制不了自己！

农盈来找她一起去游泳，她一点兴致也没有，农盈嘟囔了一